

文学评论

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挣扎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看莎菲女士心理

李 画^{*}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 弗洛伊德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 对我国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用弗洛伊德主义从女性心理视角把握《莎菲女士的日记》, 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尝试。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 重新整合 玲小说人物莎菲女士的精神内核。剖析莎菲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 深入挖掘莎菲的精神世界以及其在性爱关系中拒绝与接受的复杂心态, 力图探寻莎菲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

关键词: 玲 莎菲 自我 超我 本我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4002 (2004) 02- 0073- 05

Abstract: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Freudism spread in China and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Maybe we can from the angle of female psychology, using the theories of Freud to analyse DING Ling's *The Diary of Miss Sha-fei*. In the inner world of Miss Sha-fei, the id, the ego and the superego are conflicting bitterly, which make a rich and complicated psychological struggle.

Keywords: DING Ling Miss Sha-fei Ego Superego Id

丁玲是以其卓越的心理描写, 尤其是对青年女性心理大胆而率直的披露而步入文坛的。作为倔强多思又极富内心情感生活气质的女性, 她特别敏感于时代女性心灵深处的冲突和悸动, 这使她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对人物心理、精神的分析。另一方面, “五四”时期名噪一时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葛里斯的性心理理论、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及其中所宣扬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与脱节, 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心理变态、悲观绝望情绪与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上弥漫的悲观失望氛围相契合, 也与丁玲当时的心境相契合。丁玲于是以表现女性内心世界的苦闷为突破口, 自觉运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精心刻画人物心理的手法, 侧重揭示人物灵魂的搏斗, 表现人物意识与潜意识的差异与磨擦。既然如此, 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或许不失为一个有效视角。

^{*} 收稿日期: 2004- 04- 21
作者简介: 李画, 女, 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一. 沉迷于自恋的灵魂

弗洛伊德将力必多包含于自我之中的情况称为“自恋”(narcissism)。^{[1](P3)}按照其理论,每个人的力必多在其发展过程的开始时,总是指向自我的。只是当涉及到主要的自然功能的满足时,才会绕过自我,流向自我以外的客体。弗洛伊德由此把个人的发展过程视作由自恋到物恋(客体恋 object-love)的进展。但同时,“即使人为自己的力必多找到了外部对象,他仍留有某种程度的自恋。”^{[2](P14)}莎菲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对朋友近乎病态的依赖性,从自恋的角度来分析就显得很合理了。“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即便在对凌吉士一见倾心后,她还仍然坚持着那份自恋的矜持,近乎幼稚的质问“为什么他不在这几天中单独来会我呢?他应当知道他不该让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应当来看我,说他也想念我才对。”而且骄傲的表示“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一月十号)她在此时仍是以自我为主体的,在两性交往中将自己放置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

莎菲自恋的体现一方面是桀骜不驯,骄傲自负。但另一方面,却又体现为自卑心理的闪现。她常常自怜身世的凋零,把自己在公寓里的生活描摹得寂寞暗淡来获得人们的同情和关怀。虽然是时髦的新青年,但出身贫寒,又来自小地方,而且长相并不美丽,这使她内心感到不如别人。由于沉迷于自恋情结,莎菲比一般人更加渴望爱,她自己也承认“我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情感,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一月三号)“爱仍是唯一能给他生活予真是内容的东西”“更深层次的透视:……爱乃是他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唯一途径。在爱中,他能发展成他理想自我所具的可爱特质;在被爱中,他可获得理想自我的最高证实。”^{[3](P236)}在莎菲为自己设想的死亡情景中,她的自恋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幻想自己“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妹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在这个场景中,姊姊、父亲、爱我的人儿们、朋友们无不是能使莎菲感觉到被爱的人物。

正是由于爱对莎菲具有如此独特的价值,所以“可爱”在她对于自我的评价中便排在第一位,“可爱特质是唯一被‘受压制的自负’所笼罩的一种特质,后者表现在他对任何指责和质询之过敏上。如果他的慷慨或他对别人的需要所表示的关怀,不被赏识时,他会感到深受伤害。因为这些可爱的特质乃是唯一用以评价自己的因素,所以他将他们之受拒绝,视为他自己之全然被拒绝一样。于是他对遭受拒绝之恐惧便极为深刻,拒绝对他而言,不只意味着丧失了他依赖他人的一切希望,而且带给他一种极度无价值的感觉。”^{[3](P236)}

我们从莎菲与剑如的矛盾中可以看出莎菲对被拒绝的恐惧,莎菲在一个星期里足足的给剑如写了八封长信,而未被理睬。这种怪僻的行为确实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但莎菲却因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并因此对剑如愤恨不已,以至于“预备骂她几句”而且故意在电影院丢下剑如及所有人偷偷返回家中,使得剑如气得生病。但即使是这样,她也并没因此而原谅剑如,而是说“剑如既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会拒绝听别人为我而病的消息。并且剑如病,还可以减少点我从前自怨自艾的烦恼。”(十二月二十九号)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行为正是因为莎菲想对剑如的需要所表示的“关怀”不被剑如所“赏识”的缘故。对剑如的关怀和依恋遭到冷淡让她觉得自己在他人心中不具备“可爱”的特质,这令莎菲觉得自我是“极度无价值的”。同时,当凌吉士看到莎菲留给他的字条几天不来找她时,她马上感到自己不具有“可爱”的特质,以前的骄傲和矜持也不见了,内心的自卑暴露无遗“我不会打扮,不会应酬,不会治事理家,我有肺病,无钱,他来我这里作什么!”(三月十九号)

二. 本我与自我、超我的较量

正如茅盾所说:“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4](P55)}作为一个已经觉醒了的知识女性,莎菲有感情、有欲望。在遇到凌吉士后,她的力必多找到了投射的对象。

莎菲的潜意识受“伊底”/本我的支配，遵循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追求情感、性欲的满足。快乐原则可视作生命的最基本原则，它旨在消除和缓解紧张和压抑给人带来的不快感觉，换言之，它就是避苦就乐的本能。问题在于快乐原则是一种太为原始的动物性冲动，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处处碰壁。为了自我保存，它必然要被现实原则所替代。所以另一方面，莎菲在与凌吉士的交往中又不断退缩、犹豫以及痛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将其分析为一个自我（ego）、本我（id）与超我（superego）反复斗争纠缠的过程。

在进一步与凌吉士的交往中，莎菲发现凌在人生理想、价值观等诸方面与自己格格不入。她认为凌吉士光鲜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卑劣的灵魂。本我还是那样狂热的爱着凌吉士，而来自自我乃至超我的压力又使这种力必多的释放变得遥遥无期。从文中可以看到超我时时刻刻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莎菲的头脑中。在认识凌吉士以前，莎菲的超我就常常让莎菲对被捉弄和冷淡的苇弟感到歉意。在与凌吉士交往后，超我控制着自我与莎菲内心的本我更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莎菲在享受着与凌吉士交往的快乐的同时又常常严厉的谴责自己。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莎菲的日记开始有一天内两则。而且还表明了写作时间，均为一篇白天，一篇晚上。而同一天的两篇日记中莎菲的心态变化很大。白天和黑夜分别象征莎菲的本我和超我。二者的对立其实在以前的日记中就可见其端倪。之所以会出现白天和黑夜这样的对比，我们理解为在夜晚寂静的环境中，人更能清晰的恢复理智的一面，也即是超我起作用的时候。莎菲在白天受本我操纵的灵魂放肆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到了晚上，理性的光辉得以闪现，超我出现并对自我及本我产生控制作用。

如一月五号的日记中记述：“在找房的时候，凑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真高兴，高兴使我胆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几次。“于是我向心里说，这还不是一个坏蛋呢，那样高大的一个男人还会红脸？因此我的狂热更炙炽了。”莎菲对凌吉士的好感更加增长。而在日记的末尾，莎菲却说到“现在（指写日记之时，即为晚上）仔细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将把我送到更坏的地方去”“我着魔了，会想到那上面。我决计不搬，一心一意来养病。我决定了，我懊悔，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不出来的。”莎菲的超我从道德的角度开始谴责自己在白天对凌吉士的爱慕和在凌吉士面前的一些过于放肆的行为，如“狠狠的望了凌吉士几眼”等等。但是第二天白天的莎菲并没有像头天晚上所说的那样放弃搬家，而是十分兴奋地搬进了新家。

而在下面几则日记中我们更是可以看到自相矛盾的思想、情绪，在白天和晚上的日记中频频出现。白天的日记中均是表达对凌吉士的思念和爱慕，而晚上的日记中又对自我和凌吉士作出批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莎菲内心自我、本我和超我激烈的斗争和纠缠。

三月十四号：【白天】“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

【晚上】“我决心让那高个子来尝一尝我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二十四号：【白天】“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

【夜深】“我决心了。我为拯救我自己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我明早便到夏那儿去……”

在以上几则白天的日记里，莎菲毫不掩饰自己对凌吉士的爱恋，她热烈的渴望着凌吉士的拥抱和吻。但到了晚上，莎菲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莎菲的超我就开始严厉的自责。从道德方面对白天行为进

行忏悔。她对凌吉士的态度也由白天的爱慕变为冷淡的批判和嘲弄。她对自己白天的行为感到了深深的罪恶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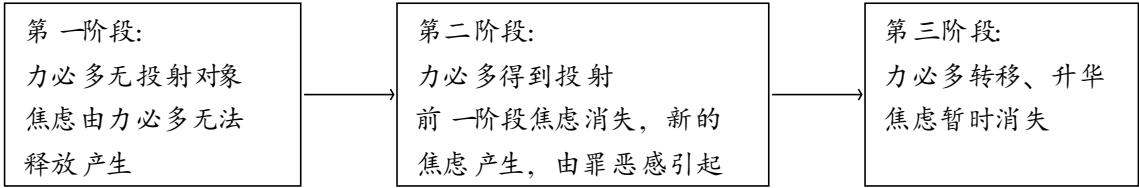
三. 焦虑对本我的折磨

在莎菲整个日记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情感：焦虑。在不同的阶段，焦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凌吉士出现以前，莎菲一直像一个高傲而又自怨自艾的女王，独自被困在囚笼般的房间里焦躁不安。感觉就像患了焦虑性神经症，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力必多的隐隐骚动。她每天过着无聊至极的生活，房子是很平常的，环境也是很正常的，但却总让人觉得其背后掩盖着一种可怕的荒凉，将生命的气息渐渐耗尽。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的确是无法忍受的。“焦虑性神经症最普通的起因就是兴奋未达到极致。力必多兴奋被唤起却未被满足，也未加以利用，……这种未被满足的力必多直接转变成了焦虑。”^{[5] (P64)}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阶段形成莎菲焦虑的主要原因是力必多未得到投射。

在莎菲与凌吉士开始交往后，力必多找到了投射对象。按理说，焦虑情况应该得到了缓解。但是新的焦虑又开始出现，即超我所代表的道德批判造成莎菲精神上的焦虑。弗洛伊德认为：“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极大因素：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将它形容为‘良心的惧怕’……如果一种欲望被压抑后，它们的原欲将转变成焦虑。”^{[2] (P90)} 我们可以从日记中所体现的鬼魂意象看出莎菲心里的罪恶感。

在一月十二号的日记中，莎菲第一次提到了“鬼”。从文中可以看到，莎菲从小便听姨爹讲《聊斋》的鬼故事，可以想见的是，这些故事在幼年莎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她在很小的时候便埋下了对爱情的向往。“在我稍微有点懂事的时候，便给爱我的人把我苦够了，给许多无事的人以诬蔑我，凌辱我的机会”由此可见，莎菲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追求爱情的“欲望”。然而这种欲望被外在的“禁制”所阻挠以至于无法进行这种追求。因为这种禁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内在力量（超我）来支持，同时，这种内在力量（超我，代表道德等）已经远远胜于她对爱情欲望的本能。所以，这种禁制也就被接受了。然而，莎菲原始心理中的本能，并没有因为禁制而消除。在这种禁制和本能的冲突中，产生了心灵的固著。“很可能地，所有魔鬼的观念都是从活人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演变方式所形成的心理作用的特质，矛盾情感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是来自于同一根源，而后变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心理成分：对魔鬼的惧怕和对祖先的崇拜。”^{[2] (P86)} 用精神分析法我们可以从怕鬼的莎菲身上发现，鬼魂可以认为是莎菲姨父和姨妈的化身。莎菲自己的话也证明了这个推测：“不过每次同人说到鬼怪时，别人不知道我想拗开说到别的闲话上去，为的是怕夜里一个人睡在被窝里时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妈就伤心。”我们可以将莎菲对鬼的恐惧理解为罪恶感使然。在凌吉士出现以前，莎菲与苇弟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暧昧的，虽然莎菲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爱苇弟，但又并未明确拒绝他。反而心安理得的享受着苇弟时常送来的礼物。而现在她又单方面开始与凌吉士开始交往。超我不会对这件事无动于衷，必然从道德角度对莎菲作出批评。这使到莎菲的自我感到不安，对鬼魂的畏惧其实是对姨父姨妈所代表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敬畏。

按照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本我理论，“自我是须伺候三个残酷的主人。此三个暴君为谁呢？一即外界，一即超我，一即伊底。……一仆三主，它（自我）感到三面被围，复受三种危险的威胁，抵不住压迫了，因而导致焦虑（anxiety）”^{[5] (P61)} 莎菲也由此如上文中分析过的那样陷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纠缠中。这样的固著状态势必不能持续太久，因为这是一个殚精竭虑的过程。所以，莎菲的本我最终臣服于超我，并以此使焦虑感得到暂时的消失。以上焦虑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释放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力必多欲望通常至少有三条途径：一是经由自身心理结构内部的调整，如自我和超我对伊底的制约作用，逐步在力必多释放之前就克服之。二是将投射目标移向他方，例如艺术家的宣泄方式往往就是将其“升华”为艺术形象。三就是将压抑的欲望直接投射到异性对象上去，以实现欲望的满足。莎菲首先选择了第三条路，而第二条路在一开始就对其不起作用，莎菲曾试图用在日记中自我批判来压抑力必多的释放但并未有多大效果。但在受阻以后不得不转向第一条路。

本我最终选择了投降，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自然是复杂的。先来看外部的一些因素。莎菲从本能上喜欢凌吉士的丰仪，但现实原则使莎菲的自我不得接受各方面的评价并因此调整自己的行为。蕴姊的遭遇、毓芳的训诫、剑如的讥刺无疑都对莎菲最终的决定产生过一定影响。考虑到社会评价，本能对欲望进行了目标修改和对象转换，此即为“升华”（sublimation）。”“自我有一个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6] (P175)}但使本我臣服于超我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莎菲与凌吉士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莎菲最终压抑住本我对凌吉士俊美外表的强烈爱慕，力必多的投射被迫加以转移和升华，选择南下来打破感情上的固著状态，消除矛盾情感带来的焦虑感。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 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2]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3] 荷妮. 自我的挣扎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4] 茅盾. 文学人生 [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5]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6] 弗洛伊德. 一个幻觉的未来 [M]. 上海: 华夏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穆 青)